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絜齋家塾書鈔卷四

宋鄞袁燮和叔撰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別九州者別其疆界也不待洪水旣治始分別這九州方水患未平亦必先辨其每州之界分然後方可施功至於水患已平其分域愈更明甚故謂之別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閒必有川焉高者爲山卑者爲川理蓋然也兩山之閒固亦有平地者然其中必定

有水禹則隨其山之勢而濬其川使益深焉故曰隨
山濬川因其土地之所宜制爲貢賦之法無者不使
有有者不使無故曰任土作貢賦也觀隨字與任字
聖人作事豈容有一毫私意哉孟子曰禹之行水行
其所無事也曰隨曰任因其自然而不爲私焉豈非
行其所無事歟讀禹貢篇須思向也鯀何故不能治
水今也禹何故乃能成功洪範曰鯀陞洪水而殛死
鯀之病處只在陞塞彼但知爲之隄防以止遏水而
不知順水之性只如隨山濬川一句鯀當時定不曉

此理殊不知下流不濬水之上流無所奔赴安得不
泛濫乎欲讀禹貢可將六經語孟諸子中說禹治水
處寫出來看則其規模區畫所以能成功者皆可得
而考矣此書雖略可見然但只記其成功而所以成
功之因或不盡見焉今人徒見洪水平治不知他當
時是經多少艱難受多少辛苦櫛風沐雨手胼足胝
備嘗天下之艱苦矣觀其過門而不入啓泣而弗子
禹之心更無一毫之雜宜其能成功也欲觀大禹所
以能治水當識大禹之心且如隨山濬川與夫隨山

刊木奠高山大川道理顯然初無難見者然人心不明則道理雖在目前而不能見禹之此心至精至一無一毫私意小智撓乎其閒蓋天下之至明者也惟其心至明所以能行所無事鯀方命圯族則與行其所無事者不同矣方命者逆命也逆命者逆天理也天理如此鯀逆而行之用一己之私智違天下之常理禹行其所無事而鯀逆天理而行茲禹所以卒能治水而鯀所以績用弗成也濬川所謂水由地中也洪水泛濫皆在地面上行至於濬川則水方由地

中行也嘗謂洪水之患亦未必皆是災異蓋天地開闢之初固無非是水所以五行一曰水今果木之仁初亦水也凡天下萬物其初無非是水則知天地開闢之始亦滿天下只是水自堯舜以前則未暇治而又未有能治之人至神禹一出所以方纔治水也

禹貢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則貢賦之法在唐虞時亦必有之矣然獨至禹而以貢名篇者其法至此始大備焉故也書之所載大略如此蓋一件大事至此一代而

大備然後成書正如堯時非無巡守而見之於舜典者亦以至舜而始大備也方洪水未平雖有貢賦而法猶未備洪水既治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貢法於是乎一定而不易矣此其所以名之曰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土注家謂敷爲分布蓋分布其治水之法也禹之治水未嘗執一律洪水之患亦非一律之所能治故禹分布九州之法如雍州當如何治梁州當如何治有當疏濬者有當隄防者有當因其故者有當鑿而

開之者各自不同烏可以執一律只以兩端言之治水之道必當先治其下流蓋下流苟壅塞則上流傾注無以受之其勢必至泛濫如冀兗之地最下流之處所以禹先於此而施工此以下流爲先者也然水必有發源發源之不治而何暇及其末則又有當先於上流者是固不可以一律而治之也想禹當時必不是每州次序而往如施工於冀州一面自在他州下手故謂之數數之一字可見禹之規模妙處隨山刊木者蓋洪水橫流草木暢茂道路不通不特水不

可治而民間亦自大不便禹從而刊除之然後道塗始無壅塞鯀當時治水如此等事皆不曾理會至禹而始刊則知鯀之未嘗刊也草木障塞其道路則水如之何而可治天下土地固多有爲草木所障塞者只如天台雁蕩原初路皆不通自眞宗欲建王清昭應宮斬數百年之大木而爲之是時斬盡天台雁蕩之木然後始得而爲通衢莫高山大川者先定其高山大川表而出之也莫高山則九州疆界可得而辨矣莫大川則小水支派有所從入矣不定其高且大

者而屑屑於其小焉豈不倍費力也哉奠高山大川
此所謂得其要也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三
句是禹治水之規模如此

冀州旣載壻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厯
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恆衛旣從大陸旣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餘州皆言封疆而此獨言冀州者冀州帝堯所都天
子以四海爲家王者無外舉天下皆在吾封域之內
而安可自限其疆界哉旣載壻口此禹治水第一義

梁岐二山本在雍州而與壺口相接三山連而爲一片河自積石傾注而下其力甚壯而爲三山所隔故水壅而怒橫流放肆莫之可遏當時之患惟河爲甚禹於是於壺口之西鑿龍門焉三山始分河行於中而壺口之水患平矣壺口旣治梁山亦治而餘功又及於岐是禹一鑿龍門而旁近之水無不治者非禹見之至明安能如此只做此一著便是天下之水都治了曰旣載壺口言其第一所先理會者此一事也大抵世閒舉事只要識先後著太原謂之修者縣亦

曾於此有功也壺口旣治乃及太原修鯨之功焉鯨
不可謂之不忠俞曰於鯨哉眾人翕然舉其可用則
在當時亦是一箇人才其治水也非不盡忠竭力但
見理不明不能順水之道所以終於無功只如此州
之水鯨但知從事於太原而不知龍門未鑿河壅而
怒太原可得而治乎故禹先自壺口壺口梁岐旣治
則太原亦治而至於岳陽覃懷二地名也漳水橫流
入河故謂之衡漳水患旣平則土壤之色始見故曰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錯者賦第一雜出於第

二也賦如此高者帝都在焉道理最近凡事取給
以獨重然雖如是亦豈果不均也哉蓋其中自有相
補處仍不失其爲均平之道只如周禮惟王畿之內
凡事最重而亦凡事優恤以其優恤補其重者則與
他處等耳田賦之後猶有所謂治水土者此蓋其屬
者故序之於後作書之法先後次第視其難易旣載
壺口此其第一難者故先言之太原岳陽覃懷衡漳
此其次者故後言之至於恆衛大陸此又其次者故
敘於田賦之後禹貢每州必記入帝都之道天子爲

四海九州之主受天下之朝貢不容有一州之路不通於王畿也

濟河惟兗州九河旣道雷夏旣澤澶沮會同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州之境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是在河濟之間也此州居河之下流其害最甚故禹治之以道九河爲首分而爲九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亦未必皆

是人力所爲因其地之卑下處從而道之其閒有當
開鑿者固亦不免但不皆是人力耳西漢之世所以
有河患只緣無此九河蓋自齊桓之伯急一時之富
強塞其八而併爲一是以至漢大爲民患東坡蘇氏
引緯書所謂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是
也當時固未必一一去塞但有填壅處從而因之不
爲之疏通耳本朝都汴正在黃河之中爲害尤甚日
夜理會無非是河自旣失中原不理會河而河患遂
息雖無九河而卻有九河之實無他任其衝突而不

與之爭故耳觀今日不與水爭而河患遂息則知禹
之分爲九道固所以多其流派而殺其勢也此州之
水惟河爲甚九河旣道則餘不足治矣水之所蓄聚
處謂之澤然澤不專是水其閒亦有洲島之類觀楚
子田於雲夢雲夢澤也使其皆水則何以田獵於其
上耶方洪水未平奔放衝溢雷夏二水何以歸於澤
自九河旣導雷夏始爲澤而灘沮二水亦皆會同於
雷夏焉蓋先其大者則其餘皆從也是降宅土蓋
向也欲避水患故處於高今也水患旣平則土可居

矣此所以降高而宅土也其土黑色而墳起故曰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先儒以爲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故謂之貞此說亦不爲無理但禹之治此州特其結果得遲最後於他州耳所謂作十有三載乃同是也然安知定其州爲第九況兗州逼近帝都豈有下下之賦則先儒所言亦未能無疑以理觀之所謂正者正與田相當耳田中下賦亦中下焉是以謂之正考其文意當是如此但未敢以此爲斷先儒所以必如此說亦不爲無據蓋此州居河之下流方九河